

文藝理論叢書

文學與現實

法斯脫著

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



獻 給

拉爾夫·福克斯

克利斯托夫·考德威爾

★

★

★

他們倆堅信文學底實踐不能和爭取人類
解放的鬥爭分開；

他們，爲了這個信仰，在西班牙犧牲了
他們的生命，爲了西班牙和全人類底自由，
對佛朗哥和法西斯主義作戰。

文藝理論叢書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工作者供給一些有關於文藝修養方面的讀物。

二、本叢書的範圍包括創作方法、創作思想、寫作技巧與經驗、作家研究、作品研究、中國新文學史、文藝批評、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文藝現狀介紹等……。

三、編輯方面，我們準備翻譯與論著各半，但遇必要時得適當地變更其比例。每冊字數在十萬字左右，這樣做可以使編輯與出版都比較能及時完成。

四、我們能力有限，希望在編輯與出版方面都能夠得到各方面的幫助。

五、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轉文藝理論叢書編輯委員會。

在過去或是今天，文學中的一切派別、風格和體裁都是由於一個作家或是一羣作家對於客觀現實的特殊關係而產生出來的。不論這些文學的派別和體裁以什麼名義自稱，我們要經過調查研究作者對現實的關係，才能相當正確地了解它們；應用任何其他的標準只會引起混亂，只會時常構成一種推崇晦澀和崇尚無知的哲學理論。

誠然，一塊粗製濫造的、奇怪的劣布已經織成了，把它加以分析檢查，便成爲一種相當重要的工作；可是，不把這塊特別的劣布拆開，不把它的每一根劣紗暴露日光之下，我們勢必只有眼看着標準逐漸毀壞下去，在今天，這個腐化的過程已經是太明顯的了。文學一向是產生它的社會底最準確的反映，在一個被種種矛盾所分裂的、被自己的經濟混亂所窒息的、並且在誠惶誠恐地盼望可恨的世界戰爭可能解決問題的社會裏，這個社會的文學底一大部份當然是極不健康的。美國文學，（

在創作和批評方面，)都是有病的，而且病得很重；只有一個偉大的進步的高潮才能醫治它。雖然可以肯定地說這個進步的高潮快要來到，可是，目前急需採取的步驟之一是在檢查病症，那末這個治療才可以有相當的意義和目的。

這篇論文在下面要說到的，大部份是要根據文學上的反映來探討現實底本質，以及企圖運用現實主義的方法，來把生活加以真實的描繪。然而，在這裏應該說明：當我說到現實時，我不是指真理底任何絕對的認識，而是指在一個特殊的文學作品產生時的真理底歷史上的相對的認識。合乎真理的寫作——這是我所運用的最高的衡量標準——總是有賴於作者對現實的關係，但是我們必須從辨證的意義去看真理本身，用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M. Rosenthal）和尤金（P. Yudin）在哲學手冊裏的話來說，辨證的看法是：『承認我們的知識底相對性，其意義不在於否定客觀的真理，而在於認識到我們的知識之接近真理的程度所受的歷史的限制。』

我並不想把這篇論文下面所要說到的方面，說成比這個檢查底開始有更多的東西；然而我們總得在一個地方作一個開始。我們必須充分掌握現實與文學這一個問

題；我們生在一個全人類正被捲入和現實『面對面』的關係中的時代，因此作家們必須走在前面，而不是掉在後頭。他們的工作是把現實底本質傳達給人民大眾，而在這裏面就有他們的藝術和他們的光榮，因為他們的工作的性質使他們可能提鍊出人類希望、恐懼、痛苦和勝利的精華。但是要做這個工作，他們必須看世界，而不是看世界的表象。

二

在靠近我過去不大文雅地稱爲『反動的文化叢堆』的頂上，坐着弗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他是所謂『新批評家』及其托洛茨基派夥伴們所建造的奇怪神龕裏的主要尊神之一。卡夫卡先生受到重視，也擁有讀者；在許多文學季刊和『小』雜誌裏，有人給他燒香，把他的誇張做作的散文捧爲傑作的標準。無論算不算傑作，這個標準確是有趣的，因爲在創造一個陰影世界，創造一個充滿了歪曲的、苦難的、嘲笑人類的世界這一方面，卡夫卡先生佔着很高的地位。關於這個寶座的

內容是很值得我們來檢查一下的。

卡夫卡在美國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品，也許是一篇叫做變形的故事，它很瑣碎地敘述怎樣一個德國的旅行推銷員一天早晨睡醒了，發現他自己是一隻螳螂。

雖然在卡夫卡的故事裏面有諷刺的用意，可是和過去的諷刺家不同，他的意思只表現在字面上。好像是一經着手把他的觀念寫在紙上，他就迷糊地把自己原來所想像的情況信以為真了。讓我引用這故事的頭兩節來說明這一點：

「一天早晨，格蕾高·薩姆沙從一個惡夢裏醒過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在床上已經變成一隻可怕的怪虫。

他仰面躺着，脊背硬得跟鐵板似的；他微微地抬起頭來，就可以看見他那隆起的褐色的大肚子，上面劃分着彎曲的皺紋。被子從隆起的頂點毫無辦法地滑了下來；格蕾高的兩條腿，比原來的瘦小得可憐多了，在他的眼前毫無辦法地亂動。」

就這兩節便可以給你一個卡夫卡在這故事裏所喚起的恐怖的感覺，而這種恐怖底喚起恰恰是情況底字面表現底結果。不管卡夫卡的原意是什麼，他的創作決不是

諷刺；諷刺是藉譏諷、嘲笑、冷語來暴露虐政、罪惡、愚蠢和笨拙的一種手段；因而諷刺便成爲達到現實的一條捷徑。但是在這個故事裏，卡夫卡所要達到的目的不是這樣的暴露；他所關心的，只是證明人類中的某種類型是這樣地活像蟑螂，以致他可以完全信以爲真地在一個早晨睡醒，發現一個自然的蛻變已經變成了。並且在整個故事其餘的部份裏，在關於這種蟑螂人的各種問題的一個複雜世界的描寫中，卡夫卡一再申說了他的主題。

卡夫卡的故事給讀者的影響是恐怖和作嘔，但是他的用意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人不能在一夜之間變成可怕的蟑螂，我們也知道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即使具有一切他們可能表現的卑鄙品質，也還距離蟑螂遠得很。蹂躪了半個文明世界的並不是蟑螂軍隊——那末，卡夫卡的用意是什麼呢？在他心裏，他演算了這個方程式：人和蟑螂是相同的；他們的價值彼此相等；他們的光榮彼此相同；他們互相對消——因而我們就有了『新批評家』『新詩人』以及黨派評論所謂『先鋒』的整個可憐的哲學，這個哲學，用密爾頓·霍華德（Milton Howard）在主流雜誌裏的話來說，是：『對於當

前美國國內面對着資本主義社會底大不人道的「受過教育的階級」，宜說他們唯一的文化的出路全靠那大約存在於偉大的「近代傳統」裏面的一種文學，因為那是以無可奈何、令人作嘔、自暴自棄、神秘主義以及輕視社會行動等等爲基礎的。」

但是無可奈何、令人作嘔、自暴自棄、神秘主義以及輕視社會行動都不是自然發生的。把人和蟑螂相等起來是統治階級底整個進程底一部份，這可以簡單地解釋爲對於客觀現實的混淆和歪曲。在文學裏面，產生了派別，並且替毫不漂亮的進程加上了漂亮的名稱；但是這方法基本上和前任駐法大使布立特先生（Mr. Bullitt）的方法沒有區別，布立特在衆議院替非美活動委員會作證時曾說：他疑心俄國人在特別餓的時候吃他們的孩子。

布立特和卡夫卡兩位先生，雖然他們屬於不同的時代和文化，並且如果卡夫卡還活着的話，他們也許彼此互相不以爲然，可是他們兩位都脫離了現實；並且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不同，在政治上他們還是一流的貨色，各以自己的一套促成了美國文化底墮落。他們兩人的作品是否成爲藝術，我們不能以風格的準確或情緒的反應

等狹隘的範圍來作決定；我們必須對他們的作品使用一套寬廣而更準確的標準，在最廣義的文化關係上用真理作尺度，那就是，按照英國人類學家克拉克（G. Clark）的解說來看文化。克拉克先生說：『人通過文化的媒介達到了現在的地位。人和文化實在是並存的；無論他在怎樣低的水平，不可能想像人沒有文化，並且離開了人就沒有文化。』

所以，如果我們記着人和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就能從人民的立場來得出標準，這樣我們就能根據人類的現實來檢查藝術。事實上也沒有其他可靠的方法。

三

說藝術只有靠藝術家認識真理的能力，或者是認識基本的客觀現實的能力，才能發揚，這是一回事；要了解這個過程却是另一回事。更證明這一點的是，這麼多『批評家』已經寫了這麼多文字、製造了這麼多極其複雜並且常常是奧妙無窮的理論來專門否定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在現代生活中，很少有東西像『創造過程』似地

這麼被弄得模糊晦澀，這麼被稀奇古怪的思想包圍，這麼被塞滿了棉絮，這麼被浸透了卑鄙的勢利性。在資本主義下面，創作家也和其他的人同樣受到剝削，但是他的工作底特殊性質使得對他需要利誘而不可以威逼。如果他肯安份守己和巧於應付的話，那他所得的報酬也許相當可觀，但是大抵的情形是：儘管他唯命是從，而分得的贓物却少得可憐；他的經濟地位和一個小職員的經濟地位相等，而他的筆却可能更要危險一千倍，因此便替他造成了一種神秘的地位、一種夢想的世界，使他在精神上高於一切，而口袋却空空如也。

當然，那一批賣身做醜斷資本主義底特別代理人的作家們算是例外。他們是井底蛙，不管他們還想裝着顧全一點文學的品質，例如堪奈斯·羅伯茨（Kenneth Roders）；有的庸俗化並污毀了聖經，例如奧斯婁和道格拉斯（Oursler Douglas）；有的寫荒唐惡劣的影片，例如本恩·赫奇特（Ben Hecht），或者完全不顧什麼文學的品質或歷史的真實，例如阿瑟·希萊辛吉爾（Arthur Schlesinger），他在最近粗製濫造的作品生命中心裏簡直變成了右派底無恥的裝假的工具。沿着這個糞坡而下，從

希萊辛吉爾直到霍華德·羅希摩爾 (Howard Rushmore) 這位美國日報的仇恨販子止，有很多不同等級的高額金錢報酬，完全按照個別作家的技巧和他的無恥的程度，而決定他所得的數目。

在這個夢想的世界裏，必須逃避現實；現實是危險的，現實喚起不安，喚起對於暴力底實質的深刻的探討，喚起可能像大火似的爆烈的潛伏的不滿——尤其喚起一定的黨性，因為真理總是有黨性的，這一點以後可以說明。

因此決心做夢的創作家就要逃避事物底實質，走進完全引到死路的那條黑蟻蟻的歪路。這個過程看上去似乎是生活的替代品，但是，既然實際上除了死亡以外沒有什麼生活的替代品，那末，這個精神病底邏輯的結論只能用死亡來加以說明。我已經說過，這是一個過程，和一切的過程相同，沿路都有許多段落；但是這些路全都向着哈姆·勃魯齊克先生 (Hyam Plutzik) 說得很好的那一個目標匯合；勃魯齊克先生是『新批評家』相當推崇的『新詩人』之一。他是『新詩人』中比較不大出名的一位。我所以選擇他，是因為剛剛收到他的新作。在他的這個詩集，普羅米修

斯的面面觀裏，勃魯齊克先生引入入勝地說：

老是找尋那最近沈默的字——

因為語言是一種熱病，如同生命是自然的癘疾——

人們接近這沒有區別的空虛，

接近各種欺騙底最後的面具。

無形、無色或是無硬度的字，

無味、無光，或是無時鐘或心臟底生動的

連續滴答作響的字，吸引人好像在說：

準備生存，這最初和最後的生命。

讀了上面這首詩，看了那還有些意義的地方，便使人想起一個十四歲的人用很壞的詩說出來的哲理。如果你回憶一下，在鋸匠湯姆裏，馬克·吐溫引證了一個美國中西部女學生的一篇作文，在那裏面勃魯齊克先生似乎這麼醉心的同樣哲理，讓和勃魯齊克先生的詩有異曲同工的散文給寫了出來。想一想年齡的差別，下面所引

的文字可以算是很好的了——儘管維多利亞時代的影響尙待克服。馬克·吐溫的女學生，在這篇她親自寫了而且允許被引用在鋸匠湯姆的作文裏說：

『但是過了一會兒，她發覺在這華美的外表下面，一切都是空虛；曾經使她的靈魂陶醉過的甜言密語現在都非常刺耳；舞廳的魔力消失了；於是她帶着孱弱的身體和苦痛的心情離開了，深信塵世的歡樂不能滿足靈魂的渴望！』

我並沒有意思要選出勃魯齊克先生來攻擊，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他，並且他所寫的不知所云的東西許多別的『新詩人』也在複製，但是最有趣的是：勃魯齊克先生的詩集的出版者不是什麼唯利是圖的私人經營的詩廠，而是那家規模宏大、精打細算的哈普兄弟公司，並且對於這一首詩，紐約時報的批評家竟然感動得說：『他（勃魯齊克先生）把某些最舊的詩底題材處理得又有力量，又有顯明的個性，還有一種不必靠革新就可以有的新鮮。』

我禁不住要說如果這是新鮮，那末我就算從來沒有開過一條攔了一個月的鯖魚的氣味，並且我也禁不住要問一問：紐約時報的批評家或者哈普公司的負責人是

曾經想到勃魯齊克先生是一個成年人而不是一個少年。假若這一層他們未曾想到，那末他們把他們的標準拋到那兒去了？他們對於現實世界的關係在那兒，對於在這兒，生活不是『自然的瘡疾』，而是一個足以自豪的、光榮的、驚心動魄的和輝煌的事業，在這兒，人們爲自由、爲美好的生活而鬥爭，爲求知、爲建設、爲改造而努力的現實世界的關係在那兒？

當然，這是一個加強語氣的疑問。勃魯齊克先生也好，紐約時報的批評家或是哈普公司的編輯們也好，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却沒有什麼獨到之處。他們共同站在『死端』，這是否認現實必然的結果。在評論另一個現代法國詩人聖約翰·浦爾斯（St. John Perse）時，這同一位紐約時報批評家很難令人相信地說：『他以一首沒有內容的偉大的詩而自負』，並且引述了如下的詩句：

我已坐在深淵、浪花和沙灘上。

我將躺在水池和空船裏，

在一切腐朽的和空虛的地方，

才有偉大的意味。

的確，這首詩是『沒有內容』，並且是像吧，吧，黑羊一樣地偉大。其他各節和上面所引的一節可以媲美，從頭到尾充滿了一股平凡的稚氣，一種三等悲觀主義使人感到像唸廁所牆上的臭詩一樣的難受。那末，如果這些愚蠢而形式惡劣的詩是例外的話，它們還是應該受到應有的批評；但是絕非例外，它們是典型的，並且，在詩常常造成的觀念和方向底奇怪的綜合中，它們很好地說明了許多作家對現實的關係。在這兒，他們脫離了他們自己所說的必須脫離客觀世界的創作過程底放縱的神秘的觀念造成的行動和作用。主觀的作品之如此幼稚，對於這些人似乎完全不算一回事，當你想到標準和藝術只能從現實中產生出來的時候，這一點就很容易明白了。

繼續再談談詩給我們的這個綜合，在華盛頓大學裏出版的一個名叫暫時的小雜誌裏，我們發現斯泰米恩·卡蘭（Stymean Karlen）寫的一首詩是：

時間是死的，

對我保證死亡的洗禮，

小脚要死了，

這雙小脚從來不曾跟我走過一步，

你要死了，

你被自私的愛情刺傷，

吊死在自己的矛上。

在同一個雜誌上，還有鮑威爾 (C. A. Powell) 做的一首詩，是：

暴風雨把他趕進如此這般的絕望

連憎恨也不能讓愛情得到補償，

淫婦，情欲，也找不到一個神聖

休息的地方，仙丹也平息不了這個動蕩。

薄紗變成了一個精細入微的形狀

已被織就眼眼分明的細網，這燃燒的迸發